



銀牙小姑娘

〔苏〕埃·波麥爾采娃編寫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銀牙小姑娘

〔苏〕埃·波麦爾采娃 編写

薛 明 譯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В ОБРАБОТКЕ
Э. В. ПОМЕРАНЦЕВОЙ
МОРДОВСКИЕ СКАЗКИ
ДЕТГИЗ 1955

銀牙小姑娘

〔苏〕埃·波麦蘭采娃編写
弗·米拉雪夫斯基插图
静明譯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号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168 1/32 印张 3 1/8 字数 59,000

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,250

统一書号 R 1007243

定价(3)0.24元

目 录

胆小的老鼠.....	(1)
小公鷄和小猫.....	(3)
拆伙不好合伙好.....	(6)
谁也不需要根食.....	(10)
誰的工作难些.....	(12)
热雪車.....	(17)
長工怎样把老爷捉弄了.....	(20)
杜博尔戈·皮恰伊.....	(27)
披羽毛的怪物.....	(37)
美男子达迈.....	(42)
森林女王維亞娃.....	(50)
女妖瓦尔达.....	(57)
銀牙小姑娘.....	(66)
裁縫、熊、鬼和維亞娃.....	(73)
吃人的怪物佳契卡·那奈.....	(84)



胆小的老鼠

一只小老鼠从自己的洞里出来，到树林里去散步。忽然有一颗橡子落在它头上，吓得它两眼发花。

小老鼠拼命往自己的洞里飞跑。一只大老鼠碰见了它。

“你这么慌，往哪儿去呀，小妹妹？”大老鼠问。

“哎呀，大老鼠姐姐，天要塌啦！有那么一块砸在我头上，砸得我眼睛都发花了。”小老鼠回答说。

“啊，那我也跟你跑。”大老鼠说。它们俩就一起跑了。

跑呀跑的，兔子遇到了它们。兔子问：

“你往哪儿跑，小老鼠妹妹？”

“哎呀，兔子老兄，我们大家真不幸——天要塌啦！有那么一块砸在我头上，砸得我眼睛都发花了。”小老鼠回答说。

“嗨，小妹妹，那我也跟你一起跑。”兔子说。

它们三个一起往前跑。

跑呀跑的，小狐狸遇见了它们：

“小老鼠妹妹，你这么跑，上哪儿去呀？”

“哎呀，狐狸大姐，你別問我啦！灾难來了，你跟我們跑吧。”小老鼠回答說。

它們四個一起往前跑。一只狼遇上了它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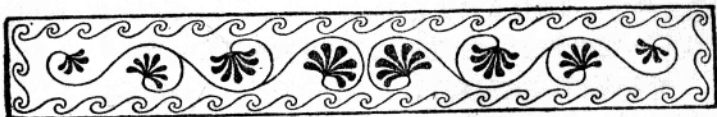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老鼠妹妹，你这么急，上哪兒去呀？”狼問。

“哎呀，狼老兄，不用多問了——灾难！你快跟我們一起跑。”小老鼠回答說。

它們五個一起繼續往前跑。

跑呀，跑呀，連頭也不敢回——它們沒留心一個很深的坑，大家一下子都掉下去了。它們就那么蹲在深坑里哩。





小公雞和小貓

小公雞跟小貓交了朋友。它們到森林里去采榛子。到了榛子樹跟前，小貓說：

“公雞老兄，你爬到樹上去，摘了榛子往下扔，我來拾。”

公雞爬上榛子樹，摘了榛子往下扔。它摘下一根有許多榛子的大樹枝，扔給貓。樹枝正打在貓身上，把它的眼睛打壞了。貓生氣了，說：

“喂，公雞老兄，我要去告你。”

貓來到法庭上說：

“公雞打壞了我的眼睛。”

法官們說：

“把公雞抓來。”

听差的去抓公雞。

公雞來了。法官們問：

“你為什麼把貓的眼睛打壞了？”

公雞沒什麼理由可辯護，它說：

“那榛子树为什么撕破了我的褲子?”

“唔,把榛子树也帶到这里来!”法官們說。

听差的把榛子树帶來了。

法官們对榛子树說:

“你为什么要撕破公鷄的褲子?”

“那小山羊为什么啃我的叶子呢?”榛子树說。

“唔,把小山羊也傳來!”法官們說。

听差的去傳小山羊。

把小山羊帶來了。法官們說:

“你为什么要啃榛子树的叶子?”

“可是放羊的为什么不放我去吃草呢?”小山羊說。

“唔,把放羊的叫来吧!”法官們說。

听差的叫放羊的去了。

放羊的人来了。

“你干嗎不放小山羊吃草?”法官們說。

“可是主人为什么不付給我工錢呢?”放羊的人說。

“唔,那就去把主人找到这兒来吧!”

听差的去找主人。

小山羊的主人来了。法官們說:

“你为什么不付給放羊的工錢?”

主人皺皺眉头說:

“可是猪为什么把我整个的菜园子都拱坏了呢?”

“唔,那就去把猪傳來吧。”

听差的把猪找来了。

“你为什么要拱坏主人家的菜园子？”法官們問道。

“可是狼为什么掐死了我的小猪？”猪說。

“唔，去把狼抓来！”糊塗的法官們說。

听差的到森林里去找狼。直到現在，那些听差的还在找呢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。





拆伙不好合伙好

从前有三个老头子，他們是三兄弟，他們三家的房子紧挨着。

一个老头子种庄稼，另一个是木匠，第三个是铁匠。他們相处得不好，不和睦：随便为了什么小事都要爭吵，爭吵以后，很長時間还互相賭气。特别是为了水，老头子們常常吵架。

天热的时候，小河里的水干得連鷄都不够喝。一夜間，坑里积了点水，誰赶得上用勺子舀起这点水，誰就有水喝，其余兩家就沒有水了。

于是，几个老头子的妻子們到外面来互相盤問：

“誰把水舀去了？是誰弄得我們沒有水用的呀？”

这个不承認，那个也不承認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大家就吵起来，对罵着。老头子們出来劝她們，起先是笑着看妻子爭吵，后来他們自己也对罵起来了。

有一回，弟兄們在铁匠鋪旁边吵罵得很厉害。铁匠用铁錘在铁砧上捶打着喊道：

“我再也不給你們修大镰刀，也不給你們磨小镰刀！等你們来磕

头求我！”

木匠却喊道：

“你们的房子烂了，我不给你们盖新的！冬天，你们会像蟑螂那样冻死，没有我，你们就得完蛋！我再也不给你们做木犁，做草耙了！”

他们各自回到家里。自顾自地过日子，谁也不愿意跟谁再见面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木匠的粮食吃完了，可是他不愿去求庄稼人。

木匠的妻子用草做成烧饼。他们吃这种草饼，弄得浑身无力。木匠面黄肌瘦，身上只剩下了皮包骨头。

铁匠的粮食也吃完了。他就做了一支枪，出去打猎。跑来跑去，不仅没打到什么野禽，就连只乌鸦也没见到。可是他不愿意去找种庄稼的兄弟。

庄稼人瞧着他们，心里直好笑，他在等他们来磕头求他。

这年夏天干旱，发生了火灾，房子都烧掉了，三弟兄的财产全都毁在火里。什么都烧光了——只留下一个铁匠铺。怎么办呢，总得有个地方住呀。

木匠拿起自己那烧焦了的斧头，动手造新屋架。他用斧头劈着多枝的大木头——斧头柄断了，斧头飞掉了。木匠把斧头柄一扔，到妻子跟前去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。

庄稼人准备去播种冬麦。可是他的马车烧毁了，马轭①烧掉

① 轭——套在牛马颈上的弓形木架。——译者

了，木犁也坏了。

庄稼人忙来忙去，什么结果也没有。他也跑到妻子那里去诉说自己的痛苦。

铁匠来到自己的铁匠铺，打开门，把锤子拿在手里；可是没有谁找他定做东西，铁匠很发愁。铁匠一看，下小雨了。他高兴了，跑出铁匠铺，脱下了帽子在雨下面站着。

木匠来到他跟前问：

“兄弟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铁匠回答他说：

“我想积点雨水，没有水过不了日子呀。我准备去播种冬麦。”

木匠也从头上摘下帽子，也接起雨水来了。

庄稼人来到了他们这里，问道：

“你们在干什么呀，弟兄们？”

“我们在积雨水。”

三个老头子——三兄弟，都站在雨下面，都在想着一件痛苦的心思：“往后怎么过活呢？”

庄稼人忽然说：

“弟兄们，咱们在河上筑一道堤吧。”

“来吧！”弟兄们同声回答说。

三个老头子——三兄弟，他们动手圈一个水池。水池圈好了。他们往水池里放了些鱼。他们又造了一个磨坊。

铁匠给庄稼人做好了犁头，修好了大镰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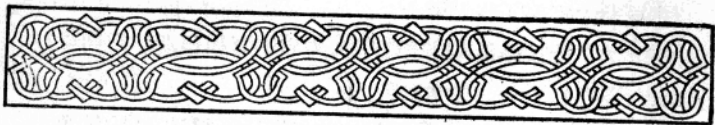
庄稼人播种了许多谷物。

木匠給大家蓋了些大房子。

三兄弟從此過得很和睦，很美好，大家都互相幫助。直到現在，他們還過得很和睦——非常親密。

我到過他們那兒，曾在他們的水池里游泳，捉過魚，吃過魚湯。大家生活在一起是很好的。拆伙——可非常不好！





誰也不需要糧食

从前，有个老头子跟妻子在一起过活，他們有一个兒子和一个女兒。老头子和老太婆年紀都很老了，兒子不久就該去服兵役，女兒也正准备出嫁。他們的生活很貧困，耕的地总共只有一小塊。

收割的时候到了。这时候，老头子說：

“我不去收割：我已經老了，也許冬天就会死，我什么也不需要了。”

老太婆也說：

“我也老了，我冬天也会死，我也什么都不需要了。我不去收割。”

兒子說：

“我也不需要糧食，我冬天就要去当兵，不会在这里过日子了。我不去收割。”

女兒也說：

“我也不需要糧食——冬天我要出嫁了。我为什么要去收割？”

总之，大家都同样的懶惰：誰也不需要糧食。都不去收割。

下雪了，天冷了，但老头子并没死，老太婆也没死，儿子也没去当兵，女儿也没出嫁。大家都留在家里。可是没有东西吃，又冷……房子角落里忽然“咔嚓！”一声响——木头冻裂了。

“这是什么？是在叫我们去干活吗？只要给饭吃，就是去打粮食也好哇！”老头子说。

他们都到了院子里——一看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懒惰的人们想：

“唉，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？肚子饿……到我们那一小块土地上去收割吧：总得想个什么办法，把稞麦从雪下面掘出来啊。”

他们带着铁铤、镰刀和草耙，一起到田里去了。他们来到自己那一小块土地上，这块地却全埋在雪下面了。他们动手扒雪，刨冰。可是天气特别寒冷。他们扒呀，扒呀，刨呀，刨呀——一家人就这么冻死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上了。





誰的工作難些

有个老头子，經常罵他的妻子：

“你瞧，”他說，“我耕地，割草，我的工作多么重，你却老坐在家里，什么也不干。”

妻子总是忍着，忍着，可后来她也說：

“我們来換一換怎么样：我去耕地，你留在家里。家里事情不多，你也好休息休息。”

他們就那么办了：妻子赶車到地里去了，老头子留在家里。妻子交給他做的事，总共只那么一点点：

“你嘛，”她說，“烤完面包，攪奶油，看好母雞和小雞。就是这么些事，总共三件！”

老头子独自留在家里。他想快点把所有的事都做完，好躺在暖爐上休息。他为了不讓老鹰把小雞叨去，把所有的小雞都拴在母雞腿上。他合了面粉，生了爐子，把面包放在爐子里，自己就动手攪奶油。他正坐着攪奶油，忽然听見院子里的母雞在咯咯叫。老头子跑出去一看，所有的小雞都跟母雞一起被老鹰叨走了。母雞和小雞都

拴在一根繩子上，老鷹一叨就把它們一起叨走了。

“唔，”老头子心想，“老鷹飛不遠的。它叨着小雞和母雞很重，一定會在附近落下來！”

老头子把奶酪罐子往背上一挂，就跟着老鷹跑。他想：“我一面跑，奶油也就攪好了。一下子就能做好兩件事：也趕上了老鷹，也攪好了奶油。”

老头子跟着老鷹跑呀跑的，絆了一下，摔倒了。奶酪罐子打碎啦，奶油倒翻了。小雞沒有奪回來，却把奶油都倒翻了。

“這就是你做的兩件事！唉，怎麼辦！必須回家去。”老头子想。

老头子回到家里。往爐子裡一看，麵包烤焦了：剩下一堆黑炭。老头子算把家務料理好了：他的小雞被老鷹叨走了，他的奶油潑掉了，麵包烤焦了。他的事情真糟啦！妻子回來的時候——怎麼說呢？

老头子打定主意：“哪怕在她回來以前能把小雞孵出來，也好少挨幾句罵。”

他把雞蛋放在筐子裡，把筐子推到暖爐底下，自己就蹲在上面孵小雞。

這時候，出了嫁的女兒從外村來到他們這裡。女兒進屋子一看，沒有人，她說：

“怎麼辦呢，家裡沒有人，我又沒有時間多等。又沒有人傳個話，我是來請父親和母親去吃喜酒的：小姑子要出嫁啦。”

她說過後，準備走了。可是老头子蹲在暖炕下面咯咯地叫。女兒說：